

猶太作家小說集

左海譯



時代出版社

猶太作家小說集

米勒等著

左海譯

4 5/100



時代出版社

Еврейские новеллы

Перевод Цзо Хай

Шанхай

Экста

1949

猶太作家小說集

著者 米 勒 等

翻譯者 左 海

發行者 姜 椿 芳

總發售 時代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

電話九〇二七四

電報掛號: ЕРОСНРВСО

(五二〇〇一)

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(四〇〇〇批)

目次

序(葛洛斯基曼)	三
吉列爾公公和他的外孫(埃里·高爾頓)	五
房客(蓋恩)	一七
運水夫(諾亞赫·路利葉)	二四
摩里雅·鮑勃利克(安娜·列文娜)	三一
死掉孩子的床畔(陀賓)	三九
米拉婆婆(鮑伏耳)	四六
在門邊(米勒)	五四
紀念的蠟燭(別爾蓋耳松)	六一

序

在這本集子裏，蒐集了八篇猶太作家的小說。在這些小說中，說到了蘇聯的衛國戰爭，說到了蘇聯人民和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鬥爭，說到了遊擊隊，說到了在後方工廠裏和田地上的勞動，說到了勝利後的還鄉，說到了活着的人相逢時的喜悅。這集子是多方面的，裏面包括八個作家，小說的題材也各不相同。作者的技巧很不平均。這兒有青年文學家們的試筆，這兒也有使人難以遺忘的場面——這種場面同時報導出悲慘的生活和引人入勝的生活（安娜·列文娜的摩里亞·鮑勃利克），這兒有別耳蓋耳松的卓越的故事紀念的蠟燭。在這個短篇裏，偉大的、真正博愛的思想和實際生活交織着。參與這本集子的各個作家的題材和技巧、年齡和生活經驗雖然不同，但有一樣東西把他們聯繫起來，那就是對於生戰勝死的絕不搖動的信念，對各民族的勞動友愛、對勞動的幸福的信念，對將來的希望，對人類的信念。

在人民的這一執着的、首尾一貫的樂觀態度中，我覺得有着聯繫起八個猶太作家的不同的短篇小說的內在思想，因為這些人民相信生活並使生活發揚光大，他們在戰時喝過看來是喝不完的一杯苦酒，但他們表現了蘇維埃愛國主義的優秀的模範。

——伐西里·葛洛斯曼

吉列爾公公和他的外孫

埃里·高爾頓

老吉列爾有生以來。一次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故鄉。在這兒，他和草一同生長，也將和它們一同凋殘。

離開他的村子大約三十里，每天都有火車飛快地馳過。火車駛向波濤洶湧的海岸上的熱鬧的城市。沿着海，飄浮着船艦，向着別個城市國度而去。但這些，對老人是無所謂的。他安於自己那塊貧瘠的土地，一如野獸習於他的穴窟。他用有鹽質的汗水，灌溉着種在土地上的植物。就這樣，他差不多過了一百年。在這老人所有的願望中，剩下了兩項：便是自己所需要的糧食和土地所需要的雨水。爲了滿足他的願望，他時常祈求着上帝。到了老年，他看到他的不算奢的願望無論如何都不能兌現了，於是他就祈求這些願望能夠在他子女的時代實現：「上天賜給他們幸福的生活。」

在年青的時候，爲了要妻給他生兒子，他也時常這樣祈求着上帝。

「家務是要手做的。強有力的手，常生在兒子身上，而不是生在女兒身上。」

但是妻呢，像作對似的，只生着女兒。吉列爾常常對自己的妻生氣：

「怎麼你儘給我生女兒？我怎樣來餵養她們？怎樣扶育她們成人？每個女兒都有嘴，她要吃的呵！每個女孩子長成了都要嫁人，要嫁人便要嫁盞，這些我到那兒去找呢？」

老伴憂傷着自己的苦命，憂傷着不曾給他生兒子。爲着自己女兒的不幸的遭遇而哭泣着。哭得這麼久，直哭到一個幸福的念頭進入她的頭腦裏爲止，就是那隻母牛要產犢了，她把犢牛養成母牛，這母牛又會產犢，這樣，她便能聚起嫁盞來，打發自己的女兒出嫁了。老太婆的希望滿足了。母牛每年給這家帶來一隻小牛，小牛長大着，女兒們也長大着。每個女兒都找到了自己的未婚夫，每個女兒都給自己的未婚夫一頭母牛，作爲贈，幸福地舉行婚禮了。老吉列爾漸漸老了，每年，他的女兒們都給他一個外孫。他的女兒們已給他生了二十六個外孫——二十六個英雄。他們的身材是這樣的勻稱，正如他自己，老吉列爾在青年時代一樣。

老人不轉瞬的注視着這些小人兒——在他們身上，他看到了自己的童年。他的生命，也是這麼開始的。他也這麼騎在竹馬上走着，伸着馬尾巴，幻想着唯一的農民的幸福——

幻想着一匹屬於自己的馬。他父親也正是這麼幻想着，死了，留下自己的幻想，給下一代繼承。

這樣，他們，他的二十六個外孫，帶着許多代的幻想長成了。有的幻想着一片土地，有的幻想着有着溫暖的火爐的屬於自己的農舍，有的幻想着一片可以充饑的麵包，有的幻想着一匹馴良的小馬。

但是很快的，吉列爾公公的外孫們，放棄了這簡樸的幻想了。事情發生在這些驚濤駭浪的年頭中，這些年頭，不但搖撼着老公公的生命，也迫使他重新生活。當吉列爾公公打算爬上炕床去烤一烤自己涼了的血的時候，他忽然獲悉，他的外孫們，像從巢裏飛出去的鳥兒般的飛散了。他們散佈到各方，他們乘了老公公沒有看見過的火車走掉了。火車載着他們進城，走近有風浪的海，就從那兒，他們分散到各處戰綫去。

沉重的射擊聲，從遠處傳到吉列爾公公的耳際，在他看來，這是他的外孫們在射擊。「這是列維在射擊，聽見麼？」他拉着重聽的外婆。「這是哈伊姆、莫伊西和沙洛蒙在射擊，聽到他們在射擊嗎？」

在這些年頭，老公公和老婆婆得知了從察利邨到柯維耳的所有前綫的名稱、所有的敵

人和友人的名字。老公公的女兒們，把自己孩子的書札帶給他，用淚眼誦讀它們。信札是從遙遠的前方寄來的，每封信來自不同的前方。每個外孫都書寫着自己「英雄的指揮員」的事，並且稱他，指揮官，爲同志：布喬納同志、伏羅希洛夫同志、施巧爾斯同志、佛龍才同志。老人強記着這些英雄的名字，像自己孩子的名字一樣，而且稱他們爲「我的孩子的同志」。

「我的孩子的同志——是這樣的英雄，他們能旋轉乾坤呢、怎樣的英雄呵！」老公公驕傲地對農夫們說。

「爲什麼他們——只是你孩子的同志呢？爲什麼他們不是我們的同志，他們對於你的外孫們，有着怎樣特殊的關係呢？」

「他們在一起打仗呢，」老公公驕傲地激動地回答他們，「他們是親眼看見他們的，他們一同騎馬，一塊兒射擊。」老人已經背得出所有的信札，但仍時時反覆誦讀着它們——可能，讀出些什麼新鮮的來。這些信札，他讀得這麼久，直到帶着新鮮消息的新的信札加進來了爲止。

他的外孫們，開始不單用他們的父親祖母們替他們取的普通的名字署名了，在每個名

字之上，他們更加上一個：騎兵哈伊姆、砲兵西蒙、司機沙洛蒙。

「聽見嗎，費迦，我們的孩子怎麼稱呼呵？」老公公拉着老婆婆說道。「這些名字，在我們那個時代，我們是不懂得的。別拉舅舅，他已經升天了，是個大力士呢，甚至巡查警察也怕他，人們稱他，也不過簡簡單單的別拉罷了，也不是什麼騎兵別拉。還有沙洛蒙叔叔。他那麼地精於打算，甚至能欺騙地主，可是也沒享到這種尊榮。把他們種在那兒，他們便在那兒生長，這樣的人，有着這樣的頭腦！」

從這時候起，老公公始而一個人，繼而和老婆婆一起，默記着在散佈着他的外孫的那些城市和地方的名稱。

不管是風雪怒號，寒冷發出爆裂的聲音，下着雨，或者道路泥濘不堪，人們總帶給他新的好消息，從外孫們那兒來的新的信札。在這些信札中，他的外孫們，已經用新的名稱來稱呼自己了，這些名字，老公公又記不得了，又不知道它們的意義了。在他祖父曾祖父的名字中，又找不到這些名字的任何迹象了。他的孫兒們，已經稱作工程師、農學家、醫生、教授、技師和獸醫、司機和建築師了。

「怎麼記得牢這一切呢，怎樣保留在腦子裏呢？二十六個外孫，別着了魔，二十六個

這樣的名字，讓他們帶着這些名字活到老年吧。」外祖母費週低聲說着。

現在，老公公和老婆婆所收到的信札上面，有着黑的輝煌的郵戳，有着新名字的、重新建築起來的城市的新郵戳。在國內，所有這些城市和地方的名稱，老公公差不多都已知道了，在那些地方，散佈着他的外孫們，他開始和外祖母一同屈指計算着它們，但是搞錯了，生氣起來：

「記着它們，它們全是用『廠』作字尾的，「德聶泊爾水電廠」「馬格尼托治金廠」、「拖拉機廠」，它們全在建設！」

光陰如箭。現在，他已經用一橫一豎計算了——像通常在收穫之後計算盛麥的袋子一樣——他有了多少農業家，多少工程師，多少醫生。他和外祖母倆一同算出有三個農業家、五個工程師、兩個醫生、十個技師……但是他的計算，並不時常吻合。二十六個——他重行計算着，又搞錯了，又計算着。家庭中唯一的飛機師，他的外孫阿隆，在他那裏，一直像多出來的一般。他煩惱着，爲什麼阿隆，正是他所寵愛的人，却一直像多餘的一般呢。對世上所有的奇事，外祖母已經習慣了，可是對於這件事，却無論怎樣都不慣，便是她有個飛的外孫。

「他怎麼飛過海，而不掉到海裏去呢？他怎麼在雲層上面飛行，而不怕雷呢，他怎樣飛行在城市和樹林上面的呢？我的孩子，既然有了腿，還要翅膀做什麼用？以翅膀賦與鳥兒，爲的是飛，給人以腿，爲的是在地上走。」

外祖母常常靠窗坐着，看着村子上面的一羣鳥怎樣在飛翔，她想道：可能，隨便什麼時候，飛來了一隻鳥，落在她的院子裏，走進她的屋子，叫她外婆，而牠，便是她的外孫。這隻鳥——外孫，帶給她所有的外孫們的問候，他們散佈在泱泱大國之中，新建的城市裏面，這些城市，便是他們建設的，便是他們用新的名稱去稱呼它們的，牠還會帶給她所有重外孫們的問候——可能，她還看得到他們呢……

在老公公和老婆婆定居的村落的四圍，有着很多猶太村，有像吉列爾公公那麼的百年歷史的村落，有建築不久的新村，帶着那麼新而悅耳的名稱，一如吉列爾公公的外孫們所建築的城市一樣。沿着寬闊地展開着的原野，環繞着新舊的村落，機器在鳴鳴的吼着。

老公公在自己外孫的書札上，計算着他們所建造的機器。

從這時候起，老公公開始叫所有那些自己從未見過的機器做「我外孫們的機器」。

在村落中，白天夜晚，全是氣笛的聲音，老公公不再認得自己的村子了。在那村子裏，他生身而且還居住過一百年呢。

快樂而又熱鬧的日子到來了，但是老公公老了，老婆婆費迦也那麼樣。死亡踵隨在他們後面。

『我要看看自己的外孫和重外孫，趁我的眼睛還沒有閉上。』老公公愈來愈頻繁地說着。

一天，天氣很好，村子裏齊齊整整，農夫們穿上了節日穿的衣服，停止了工作，休息着，在原野上和村莊裏散步。不意，不知從那兒來的一隻大鳥，停了下來。農夫們都奔去看新鮮玩意了。

『這是我的外孫在飛，我們的外孫在飛！』老公公和老婆婆看到了鳥，開始叫喊起來了。『阿隆，我們的孩子，好孩子！』

當老公公和老婆婆已經逼近的時候，從鳥裏走出一個穿皮衣服的人來。他飛來，爲的是給村中幾個有名人物看看幾個不同的城市。

『阿隆，我的孩子，』老公公向他奔近去。『難道你不認得我了麼？我是你的外祖父』

呀，這個是你的外婆。我們久久地等待着你回來，我們注視着所有的鳥兒。」

穿皮衣服的人兒望着老公公，但他不懂他的話，更搞不清他要什麼。可是老公公還不放鬆。

「趁我的眼睛還張着，我想看一看自己的別的外孫，載我到他們那兒去吧。載我到你的兄弟們那兒去。不然，我死了便看不見他們了。」

那個穿皮衣服的人猜想老公公要和他一塊兒飛行，他指着飛機對他說道：

「進去，我帶你去。」

但老公公一直在叫着：

「阿隆，我的外孫！」

這時外婆叫道：

「爲什麼他一句話也不說，爲什麼他不認得我們？」

「這不是你的阿隆，老婆婆，他是飛來帶我們到我們新建的城市裏去作客的，」那些有名的人應聲說道：「老婆婆，現在我們有很多的鳥兒。在這些鳥裏飛行的人們，我們也有許多。他飛到我們這兒來，你的外孫飛到別人那兒去了。」

穿皮衣服的人走進鳥兒去了，村中的名人也向那兒走進去，老公公也和他們一起去。

鳥兒在屋頂上，在院子上空，在樹林上面盤旋，迅速地升入空中。老公公第一次離開自己的那片土地，在那上面，他耽過了一百多年，鳥兒帶着他遠遠地離開他的村舍，離開老婆婆。他飛向雲端，從前，他爲了下雨滋潤他的一小片土地，使這土地給他麵包，曾向那些雲祈求過。他飛行在河流上面、在海洋上面、在森林上面、在船艦上面、在從未見過的火車上面，他飛過他的外孫們所建築的有着新名稱的城市。他們飛行到那兒，那兒使爲他們開宴，像頂大的節日裏一樣。在節日，到來的人們，都有着像他外孫們所有的那麼樣的名字，有着新的名字，那些新名字，他和外祖母，曾幾星期幾個月的默記過。在這些人住着的所有的城市中，他感覺到像在家裏一樣。

在他看來，給他們觀覽的地方都非常美麗，像過節的一般。在這些城市中的機器和房屋，多至不可勝計，多至目不暇接，多於他頭上的頭髮——看來，就有原野上的草那麼多，而房屋又是那麼高——高過稻草堆，高過十堆稻草——屋子上有屋子，屋子上有十層屋子，鳥飛得愈遠，屋子便愈多。

「天哪！」老公公捧着頭，驚叫起來，多少房屋，多少機器，多少人——他們無從計